

12.14
XL2

新娘之怨

原名《陈总杀媳》

口述 陈家熟、林赐福

剧本整理 林颂

〔禾刀禾高〕

文化局 ⑬

高甲剧团

新 娘 之 死

人 物

- 陈 总 名承昌、厦门官船外委把总代哨官。50岁。
- 邀 娟 陈总之妻。40岁。
- 李 殿 明 陈总帐房。约30多岁。
- 陈 天 来 陈总养子。18岁。
- 阿 兰 陈总侍婢。15岁。
- 倪仙鹤 王家寡妇、王梅池的嫂嫂。40多岁。
- 王梅池(江推) 陈总的“新媳妇”。18岁。
- 猪母嫂 媒婆。50多岁。
- 邱 光 华 厦门十八堡民团总董。50多岁。
- 柳海防 名经孙、厦防厅同知、陈总义兄。50多岁。
- 董 知 县 同安县知县。50多岁。
- 刘道台 名庆勋、厦门分巡道员。陈总义父。约70岁。
- 恣 箱 陈总的亲兵(穿号衣)。
- 坎 随 陈总的亲随。
- 牯作、四军士、四衙役。

场 次

第一场	阴谋	-----	2
第二场	说亲	-----	12
第三场	婚变	-----	22
第四场	触奸	-----	30
第五场	喋血	-----	35
第六场	哭奠	-----	39
第七场	闯道	-----	44
第八场	辨疑	-----	47
第九场	会审	-----	50

时 代

清末，1909年末至1910年初。

地 点

县门厅，当时属同安县辖。

第一场 阴谋

时：旧历十二月廿五“尾銜”日。

地：陈总家内厅。

人：邀娟、李启明、阿兰、陈总、志箱、坎随。

〔启开。内厅。案桌之上祀福祿寿三星，两旁对联：“乘风破浪，任他波涛万顷；得赏升官，看我富贵千年”。横幅“指日高陞”。

〔邀娟上，阿兰随上。

邀娟：（唱）风送岁月急如箭，
到了尾銜近春天。
船去一月无消息，
心头忐忑问归期。
想伊在台湾寻花问柳乐无比，
阮这块深闺别有所恋也过忌。

陈总啊！

你就若永远不回返，
我邀娟也委为你痴相思。

〔李启明笑上。

李启明：哈哈！刁皮啊刁皮，我这个慈国婆！

邀娟：启明，你怎样？

李启明：天爵仔要去书塾，强叫我着给伊“骑马郎”，伊才要去。

〔内天爵喊：“阿兰，阿兰！”

邀娟：阿兰，天爵仔叫你，你去看一下。

阿兰：是！（下）

邀娟：都是你这“契爸”太承受伊。合该！

李启明：合该？（低声）你昨夜共我煮那碗点心，伊将那些卵偷食去……

邀 娟：食就给伊食、惊无！

李启明：卵食去无要紧，才又放尿在面线内，害我食一下，怪你怎样着咁重鹹！

邀 娟：哈！实在刁皮，万块靚象你！

李启明：我？我被伊变弄甲无心唔可恰你……这几暗，在上房睏醒找无你、就走末帐房内恰咱缠脚快手！

〔阿兰上。〕

邀 娟：阿兰、天爵仔叫你乜代（事）？

阿 兰：他说着一百圆（文）给伊娶爆仔，才要去入学。

邀 娟：又要买爆仔，讨债！

李启明：好々！（摸出钱）拿去给伊，叫伊紧去！

阿 兰：是！（下）

李启明：讨债？相欠债，欠恁母仔的债，欠姓陈的债！

邀 娟：相欠债，欠恁父团的债，欠你姓李的债！

李启明：是你讨债……

邀 娟：是你讨债！

李启明：（同时）是你！是你！是你！

邀 娟

李启明：煞！我说，者——

（唸）承昌哨官护船出海，

启明为伊经商发财。

伊去极乐的花々世界，

我才来替伊殒厝内！

我缉鹿给伊食鹿肉，

我偷来暗去伊大搵大摆。

我的苦气谁会知，
你说应该不应该？

邀 娟：嘿々！

（吟）什么应该不应该？

是他提拔你可做好代（事）。

我看你乖巧好人才，

十年来给你暗和谐。

陈总伊是忠犬犬，

那知家伙（财）就在咱手内。

到许时，咱夫妻相伴走天涯，

陈总有势伊也只好跟脚顿蹄流目浑。

李启明：按呢说，你是真心？

邀 娟：真々々！

李启明：实忌？

邀 娟：实々々！

李启明：既是真心实忌，我就有一思量。

邀 娟：什么思量，你说哟！

李启明：邀娟我的好——

邀 娟：——贤妻！

李启明：好，贤妻听说：

（唱）不管陈总在饶幸山做饶幸代（事），

不管陈总此去押船煞沉海。

邀 娟：（唱）咱这快心道无人知。

李启明：（唱）我一机缘叫伊冰山势败。

邀 娟：（唱）咱就可纳软一卷相遇相随走天涯。

李启明：只是——

邀 娟：只是怎样？

李启明：（唱）家财零散未收起，
半在债户半在生理（涯）。

邀 娟：（唱）家财一时收套离，
咱身边财物未称忌。

李启明：（唱）转眼年兜年尾头，
船返、债收、账结上万银两在咱手里。

李启明：（唱）许时咱腰缠丰足就可双宿双飞事々如忌。
邀 娟

〔阿兰急上。

阿 兰：总爷娘，总爷回来了！

邀 娟：（都慌了）啊！来了！？

李启明

李启明：说曹操，来曹操！

邀 娟：嗤！你李阎，且让路。（使眼色叫启明下去）
〔启明下。

〔陈总上。卷箱手提鹿货随上，

陈 总：（唸）奔波涉险冒风浪，
回转家门心花放。

邀 …… 总爷娘！

邀 娟：总爷回来了！

陈 总：回来了！

邀 娟：今日尾銜，好容易才回来！

陈 总：我这趟去要一个月，那不归心如箭。林夫人因年尾这趟船最重要，一定要我亲自押船，偏在澎湖沟又遇逆风，多延了几日。邀娟，劳你久等了！

邀 娟：你也会记得今日是尾銜，我看你是在饶幸也遇着嬷嬷（女）
鬼，不是在澎湖沟过乌水……

陈 总：啊？你……（对卷箱）卷箱，礼物放下，你也回家一下再来！

卷 箱：是！总爷、总爷娘请！（下）

邀 娟：（接过礼物）鹿皮、鹿筋、……还有……

陈 总：还有麝香、鹿茸……这是林大人寄来送与咱义父刘道台的，其余是我带来的。

邀 娟：林大人真好！

陈 总：真好！这趟船来回至少也共伊赚……

邀 娟：多少？

陈 总：二万！

邀 娟：那林大人对你就有大大的酬劳了？

陈 总：私载无说，抽成从丰。唉！人说“行船走马三分命”。我年将半百，不耐海上风波，也想要在家享福了！

邀 娟：在家享福？

陈 总：是！享福！这次林大人还修书总督，保举我升官！——那不日就是千总了！

邀 娟：又是发财，又是升官，真是福祿俱全。

陈 总：福祿俱全，我只欠一项！

邀 娟：欠什么？

陈 总：你在假不知！

邀 娟：啥人知你的事。

陈 总：只有林大人知我的事，伊才要送我一个——活宝。

邀 娟：什么活宝？

陈 总：将伊一名爱嫔要送我做姨太太啦！

邀 娟：啊，你有答应无？

陈 总：我那敢答应，未与你商量？

邀 娟：商量的着，我也在共你打标，只是台湾的不可也（要）！

陈 总：你也在共我打靶，真是我的好贤妻！

邀 娟：好贤妻？只要你对阮母付较有良心喇（些）就好！

陈 总：良心？哈々々……啊！敬明呢？

邀 娟：他在账房算账，还不知尔末。

陈 总：叫他来一下。

邀 娟：（向内）启明仙啊，总爷来了！

〔李启明内：“来了！”——上。〕

李启明：嘿々！总爷回来了，顺风！发财！

陈 总：启明，咱的账结束？

李启明：承发、昌盛都标过，今年利头比往年较好！

邀 娟：比往年较好，启明仙的功劳不小！

陈 总：启明仙为我出力，我决要亏待伊。

李启明：谢总爷照顾！

陈 总：启明，风顺号这趟船另外补。嗨，那些债钱收得怎样？

李启明：今日又叫伙随去找各帐户催讨，等一会就来。

陈 总：好！邀娟，我带来的林大人给我的节礼，你差人去送。

邀 娟：差谁去？

陈 总：这……叫天来去怎样？

邀 娟：什么天来？

陈 总：就是粪扫。旧年拾来养，是天送来，才叫做天来！

邀 娟：天送来不天送来，叫那个大寿去搬取。一半日启明仙才自己去一下。

李启明：是！

邀 娟：阿爷，收去房内。

阿 爷：是！（接礼物下）

陈 总：天来——粪扫近来怎样？

邀 娟：还是那个死账。不乖不恁，赖々悻々，叫伊去讨账，总

是空手倒；叫伊去领店，走去数间（赌场）拔撑宝。

陈总：噢！都是你要生育，才将伊拾来养。无想伊不肖，雕歪来，愈大愈不成材。人说得着：好国好退迤（玩乐）——

邀娟：反国不如元！趁早给伊去，免给我苦气！

陈总：嗯！是着给伊去，但既然是大团，着先娶媳妇！

邀娟：娶媳妇！——哼！

陈总：是我要娶媳妇，不是共伊娶么。

邀娟：也要共伊娶，也要给伊去！——你不知在说啥？

陈总：无啥不着。我娶了媳妇，就给天来“过番”！

邀娟：还要给伊去做番客？

陈总：共伊送去“德记行”……

邀娟：“德记猪仔行”，——卖番？

陈总：正是。这项到时，启明去办！

李启明：一定办好，

邀娟：办好你打脉……

陈总：我打脉娶一个乖巧伶俐、倔力古意的好眉人团兜，来做媳妇。

邀娟：啥？你要拿好花来插牛屎？

陈总：若是好花，不免插牛屎。到时——

邀娟：到时？

陈总：咱才自己採！

邀娟：你是——

陈总：明为天来娶媳妇，

邀娟：暗中伺床做鸭母。

陈总：只要晚景得欢娱，

邀娟：叫子让妻作细男。

〔坎随样帐簿上。〕

坎 随：（唸）年终讨帐四处赶，
两手空空交发落。

总爷回来了！

陈 总：伙随，债收怎样？

坎 随：总爷啊！

（唸）我奉命收账下街坊，

日晒走用天要光。

都说今年要趁食，

典衫当裤卖眠床。

那几家，大债户，

更加凄惨令人心酸！

陈 总：免啰嗦！那几家，跪说谢天赐？

坎 随：谢天赐！

（唸）久年旧账还套起，

父女相续投井丧残生。

陈 总：黄春树？

坎 随：（唸）回到安溪去饮蕃薯汤。

陈 总：清流婶？

坎 随：（唸）跳海不知身尸流去那一方！

陈 总：哼，那个欠债最多的王金陵寡妇倪仙鹤呢？

坎 随：（唸）寡妇孤儿姑嫂一家三日无二顿。

陈 总：怎样？是穷。只要人还在，“沙母广都撑甲有油”。

坎 随：总爷，倪仙鹤不认账，伊说伊丈夫生前无欠你。

李启明：无欠？有帐有目，惊伊不还。

坎 随：就若认账，也无可还。倪仙鹤是穷，只丢无死无走！

陈 总：管伊死也好，走也好，“走了尼姑庵原狂。”无钱也人！

坎 随：人？鸡母带鸡仔！

陈 总：嗯？

坎 随：一个老嫗带一个死姸仔，值得几文？

李启明：伊还有一个小姑……

陈 总：小姑？

坎 随：王梅也！

邀 娟：七月在城隍庙共个老母“晚麻”，你敢无看见？

陈 总：唔，我险忘记，就是那个？啧啧！无想俚仙鹤还有一个这般的！

邀 娟：正是乖巧伶俐，倔力古意。又是“五叶仔种”，生得真标致，你也会中忌？

陈 总：什么中忌不中忌，我要将伊娶来抵！做媳妇！

邀 娟：做媳妇？嘿，管你做“蟋蟀”还是做“金色”。

陈 总：嘿，总无你……

邀 娟：哼！我，若无我点头，看你有赖交！（下）

陈 总：啥？你？启明，你去好女共伊劝一下。

李启明：嗯！称教！称教！（下）

陈 总：坎随，王家这笔债谁是保人？

坎 随：猪母嫂！

陈 总：猪母嫂既是保人，又交做媒人！坎随。

坎 随：（走近）总爷！

陈 总：你去找猪母嫂，……（附耳）如此，如此！

坎 随：（点头）好，好！（下）

〔邀娟上。〕

陈 总：好贤妻！你——

邀 娟：（刮脸羞他）嘻，羞阿羞，老不修！

陈 总：（扶她的肩膀）哎邀娟，咱看相照顾！

邀 娟：相照顾，不可相食醋！今后你若信人说的是非，你就
老乌龟！

陈 总：唔！……老乌龟？——无食亏！

—— 布 下 。

第二场 說 親

时：紧接上场。

地：青墓口倪仙鹤家。

人：猪母嫂、邱光华、倪仙鹤、王梅池。

〔二布外，猪母嫂上。〕

猪母嫂：（念）猪母啊猪母嫂，

兵门中我称一宝。

论我做人人人都阿搜，

生理头路逐项无差错。

老公倪律牵猪哥，

我猪母猪什铜甲一大搭。

做媒人，满街邀，

这边说伊水，许边说伊好。

亲戚我就共伊做，

三人五目长脚短话无找我媒婆。

财主放重利，

我做保人也是为恁好。

錦蓋翻，利加利伊才自己討。
早間總爺來吩咐，
叫我去找碗仙鶴。
說個小姑王梅池生水人緣好，
娶做媳婦也可伏侍個公婆。
教我著一迤二騙三發落，
叫個姑嫂入圈套。
媒人若說實話就趁食无，
是個八字命何必我煩惱。
阮做媒人无要共人保，
管伊別日嚙啖食前衷。□ □（下）

〔邱光華上。〕

邱光華：（唱）連日奔波訪貧民，
身懷商戶一片情。
邱光華——
出身簪纓舊世第，
却忧國忧民憤朝廷。
世爵封荫如敝屣，
還我白衣一書生。
十八輩民團推為總董，
敢與官家惡，偏與吾民親。
只因年時不景氣，
凋敝民生。
出面募集義賑款，
雪中送炭濟民命。
戶戶赤貧須走遍，
我今還看再前行。（下）

〔布开。王家祖厝大厅，阴暗残破，内房传出男孩微
呻吟。仇仙鹤正在煎药。〕

仇仙鹤：（唱）寒风冻菱长，
冷雨侵冰肌。
粥锅断烟，
药炉正炽。
寡妇孤儿形影相背，
老嫂少姑相扶持。
团儿得病套了离，
多亏阮小姑梅池奔走料理。
伊去恰药未回返，
兜病沉重呻吟不止。
举目四顾家徒四壁，
惹得阮目潭如雨哭声悲！（哭）

〔邱光华上。〕

邱光华：（唱）玉厝闻哭声，
近前问真情。

阿嫂？……唔，你……

仇仙鹤：（止泣）阿伯，你是……？

邱光华：我是邱七舍邱总董。你都是倪厝之女，是旧厝边。你丈夫王金陵是官船水手，我曾见你送伊落船……

仇仙鹤：唔，邱七舍！我丈夫已在去年坠海身亡了！

邱光华：啊，那你现在？

仇仙鹤：阮恰小姑王梅池，守一个九岁细团，近日团儿得病，阮小姑去恰药未回。

邱光华：你寡居贫寒，团儿得病，真是可憐代（事）！仙鹤娟，你不必伤心，阮民国总会，筹集一笔年终账收，由我查

访贫家放账。(取出银子)这十两银是阮一点小意思，
你收下为你医病。

倪仙鹤：邱七舍不可！

邱老华：收起来。我还要去别家。

倪仙鹤：我该怎么来答谢您！（接银）

邱老华：免谢。今后若有什么困难，才去总会找我。诤！（下）

倪仙鹤：邱七舍慢行！（目送邱下）哎呀！

（唱）家贫免病无计施，
忽来甘雨正及时，
梅池小姑去已久，
至今未回令人挂忌！

〔王梅池携罗帐与药上，

王梅池：阿嫂！

倪仙鹤：梅池姑，你回来了！

王梅池：阿嫂，侄儿怎样？

倪仙鹤：方才啼叫一下，即时又在咽。梅池姑，你给我好等！那

领罗帐哪无当啊？

王梅池：阿嫂，这帖药先煎给侄儿服下再说。

倪仙鹤：嗯！（忙着煎药）你说你哪去咄久啊！

王梅池：阿嫂啊！

（唱）我走遍当铺要将罗帐曲银钱，
都是止当待赎无可恰药要怎生？
走马路幸遇邱七太说咄困依，
谢得伊憐贫惜幼赠银三钱二。
恰了药还要去采采，
不疑半路被人剪甲无半圈（文）。
只得带药回家先将侄儿医治，

这罗帐原物带回阿嫂挂收起！（递罗帐）

倪仙鹤：（接罗帐）……

（唱）手捧罗帐泪先滴，

梅池姑！

累你奔走阮怎过忌。

罗帐难遮彻骨冷——

倪仙鹤：（唱）何时冬尽见春天！

王梅池

王梅池：阿嫂，无米今要怎样？

倪仙鹤：才才邱七舍送来总会赚收，就有米米了！

王梅池：唔！邱七舍真好，邱七太也真好！唔，阿嫂，药煎到分未？

倪仙鹤：（一斟）唔，到分了！

王梅池：我来点打伊伙！（接药碗下）

〔猪母嫂上。〕

猪母嫂：（哈）奉命说亲成，

拔工也着行。

仙鹤娟！

倪仙鹤：唔，猪母嫂……

猪母嫂：仙鹤娟，你真交……

倪仙鹤：无，阮无饲猪！

猪母嫂：不是叫你掠猪仔，我是说你交拼家。

倪仙鹤：唉！自金陵过身，这个家都不成家了！

猪母嫂：我不是不知你的困难，可是总爷……

倪仙鹤：总爷怎样？

猪母嫂：总爷刚从台湾返木，所有债户年兜都要还，方才坎随回去，说您这家无可还。